



商鼎

余小沅著

群众出版社

商鼎

余小沅 著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封面、插图：孙为平

商 鼎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375印张 133千字

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6000册 定价：0.45元

内 容 提 要

铸有大禹平水土、定九州铭文的珍贵文物——商鼎，出土以后，五六十年来，多少人为争夺、保存它而斗争。但鼎的真正主人是谁呢？小说通过一件谋鼎凶杀案的侦破，追根寻源，终于找到了鼎的真正主人。

小说塑造了公安人员叶永华的英雄形象；

小说追溯了商鼎得失的历史渊源；

小说揭露了历代大小反动封建权贵者以及“四人帮”爪牙温生豪、吴长征之流与日台贸易译员永吉武太郎，相互勾结、盗卖古鼎的罪行。

这篇侦察破案小说，题材新颖，情节曲折，具有浓郁的传奇色彩。

目 录

第一章	笕桥机场	(1)
第二章	朱云之死	(8)
第三章	叶家之夜	(28)
第四章	深入察访	(44)
第五章	林萍被害	(65)
第六章	凶手被擒	(90)
第七章	会稽山下	(111)
第八章	三代传鼎	(128)
第九章	元凶是谁	(162)
第十章	鼎交周公	(180)

第一章 笕桥机场

一九七五年秋天，杭州笕桥飞机场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候机大楼象座宏伟富丽的宾馆耸立在跑道的尽端。巍峨的主楼全是黑色大理石的座基，乳白色剁斧石贴墙，色彩谐调，庄严肃穆；主楼两侧是候机厅，高达十五米的落地玻璃窗在明媚的阳光下烁烁闪光，使两个大厅晶莹剔透，宛如两座水晶龙宫。宽阔的匝楼花园芳草如茵，花木扶疏，恰如一泓碧水托起一栋琼楼玉宇。整座大楼雄伟壮观，大方别致，难怪被评为一九七二年全国十大优秀建筑之一，同时它也使笕桥这个“古老”的机场象块新磨的宝石镶嵌在杭城花环上，为美丽的西湖增艳添彩。

笕桥机场大约建于一九二四年左右，是中国最早的机场之一。当时自称江、浙、闽、皖、赣五省总司令的孙传芳，看到美制的道格拉斯双翼教练机象绿头苍蝇似的在天空嗡嗡飞翔时，就心血来潮，在杭州东南角的笕桥村一块稻田上，建立了一个没有跑道的“机场”。两年后北伐军打到杭州，对机场稍加修整，压了一条五百米的跑道。真正使笕桥机场初具规模，那已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篡权之后的事了。蒋介石系浙江奉化县人，他乡土观念特别严重，独裁中国二十多年间，国民党中央委员一百余人，浙江籍中委最多时达二、三十人，故浙江有半个“中央”之称。蒋介石总想以浙江为其巢穴，挟统全国。

为了建立空军，他看中了笕桥，一九二八年左右，他聘请美、德教官、技师，大兴土木，在笕桥创建了中国第一所航校。以后的国民党空军将校大都是由笕桥航校卵翼出来，再去美国深造的。一九四九年五月杭州解放，蒋介石妄想以笕桥为空军“蜘蛛”，网罗全国的美梦也随之彻底破产。但是，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九七一年前后，林彪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又看中了笕桥，林立果多次窜到笕桥，与当时驻笕桥的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擘画谋反，建立“小舰队”，以笕桥为发动政变的空军基地，出击全国。他们在苏制伊柳辛飞机上装置导弹，妄图截袭毛主席的专机；他们集聚了大批运输机准备空运军队南逃广州“建国”。然而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林彪痴想靠军事政变建立法西斯王朝的美梦，和蒋介石妄想独裁亿万斯年的狂言一样，被中国人民的铁拳砸得粉碎。笕桥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成为军民两用，联系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港口，而更放异彩。但是社会的活动并不象截流后的河水，一堵永静。它如同莎士比亚的连台好戏，在悲剧中有喜剧，在正剧中有闹剧，穿插交织，波澜起伏，构成一条斑驳多变的长河滚滚向前。下面所叙述的故事，就体现了这一社会活动的状况。

十一月三日上午九时，机场大楼西侧的外宾候机厅里星散着二十多个不同国籍的旅客，有的坐在猩红丝绒蒙面的沙发上，翻阅书报；有的站在窗前吸着雪茄，观望着窗外象利剑一样刺向前方的跑道。这条宽六十米、长三千米的跑道是一九七二年为了减少美国总统尼克松专机降落时的震动，而重新修建的，混凝土下敷有六毫米厚的钢板，每隔一段设有

自动减速器，目前国际上任何超音速巨型客机都能在这条跑道上自由平稳降落。九时十五分，蔚蓝色的晴空传来嗡嗡的机声，装在大理石廊柱里的立体声音箱传出女广播员柔美的声音：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CLF航线，由北京起飞经杭州、卡拉奇飞往巴黎的班机即将降落，请大家做好登机准备。播完又用英语、法语各重复了两遍。九时二十五分，一架美国比尔·波音公司制造的波音707客机似银燕从云端斜冲下来，放下起落架，滑过跑道，收起尾翼，缓缓地停在大楼的机坪上，弦梯推上，机门打开，到杭州的旅客踏着铺有红丝绒的弦梯鱼贯而下。就在这时，两辆深蓝色的西德“本茨”牌小汽车风驰电掣般开上楼前半圆形廊道，在西侧候机厅外噤吱停下，从车上跳下西欧某国贸易代表团六人，急急忙忙朝厅内检查处走去。身穿淡蓝色薄呢民航制服的女检查员仔细迅速地挨个检查过他们的护照、签证、飞机票后，很有礼貌地准备让他们进入机坪。这时机坪出口处一个刚下飞机，身着深铁灰涤卡中山装的中年人大步朝检查处走来，挡住正要走出检查处的最后一个日本人，简洁地问：“你是永吉先生？”

“是的。”永吉微笑着用一口道地的杭州话回答。他年近六十，微胖，身着一套咖啡色的英国哔叽西装，一支金线机绣云纹的深蓝色领带在雪白的衬衣上显得特别耀眼。

“请你到办公室来一下。”中年人严肃而有礼貌地说，同时看看身旁女检查员疑惑的眼光，从上衣胸袋里掏出一本棕色“派司”。女检查员接过打开一看，是一本上级公安部门负责人亲自签署的特别工作证，盖有钢印的照片下各栏写着：姓名，叶永华，男，三十三岁，宁夏贺兰山市公安局二科科长。

永吉望望机坪上已撤去弦梯、正准备起飞的“707”，有点

生气地说：“这是什么意思？我是阿尔罗斯化工公司贸易代表团日本雇员，中文翻译……”

叶永华浓眉一挑，闪着明锐的目光说：“我们有点事想麻烦你一下，请！”

永吉生气地一手插进裤袋，一手松松领结，显得不大情愿。

“请吧！”女检查员紧接催了一声。永吉无可奈何地提起一只文件箱和一只印着“AIR BAG”的硕大航空包，夹在两人中间朝主楼办公室走去。

在海关驻机场办公室里，永吉坐在鼠色凸纹布蒙面的沙发上，若无其事地环顾墙上镜框里的杭州都锦生丝织画。

“永吉先生，你到过中国多次了吧？”叶永华老练地发问道。

“哦，美洲、澳洲的一些大公司都雇过我，我是中文译员，到中国嘛，当然有木佬佬（杭州方言：很多的意思）次数了。”永吉落落大方、不无幽默地回答。

叶永华嘴角一挑，微哂说：“你的杭州话说得不错，看来你与杭州有不解之缘啊。”

“哪里，哪里，也是邯郸学步，权作应付，”永吉停了一下说，“不解之缘，不知先生指什么？”

叶永华轻蔑一笑，严肃地说：“关于这一点，你是心领神会的。解铃最好还是系铃人。”

“这……这是何意？真是莫名其妙。”永吉气呼呼地撩了一下西装衣襟说，举止不禁有点失措。

沉寂。永吉忐忑不安地在沙发上拧了一下，不时以一双精明的眼睛也视叶永华，当他的目光和叶永华犀利的眼光一触时，不禁打了一个战栗，伸手从西装内袋掏出一只镀金烟

盒，从中抽出一支菲律宾的“雷琴娜”牌雪茄，用集成电路打火机点燃，猛吸起来。

“好吧，请打开你的行李。”叶永华打破沉寂说。

永吉揪灭雪茄，弯腰伸手要去打开脚边的文件箱。

“请你把航空包打开。”叶永华用手指着命令道。

永吉一听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顿时笑咪咪地指着包说：“啊，这里面是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党委书记温生豪先生代表厂与我们互赠的礼品……听说温先生还是浙江省省委的常委，难道连他的东西也得检查吗？”

叶永华微笑而决断地说：“对不起，在海关检查条例中，没有物主职务这一栏。”叶永华用缓慢而加强的语调，有意突出“物主职务”给他听。

永吉迟疑了一下：“好吧。”说着把航空包提到桌上，打开拉链，露出一只尺半见方的五合板精制木盒，扭开簧销，翻下盒板，在红木镂花底座上，一匹木雕骏马呈现在眼前。

叶永华看着这匹鬃毛飘拂、神态驰骋、足有三十厘米长的黄杨木木马，凝思起来。

永吉在旁风度翩翩地指着马说：“这是贵国有名的浙江东阳木雕，刀法明晰利落，镌刻雍雅俊逸，真是神工鬼斧，巧雋味永……”

叶永华意味深长地一笑说：“永吉先生，过奖了，我看这马雕得比例有点失调。”说着指着马肚：“肚子特别大，好象怀了孕。”

“怀了孕？”永吉心头一惊，嘴角抽动，笑容顿敛。

“怎么，你不信？那就把马驹取出来看看吧。”叶永华厉声说，伸手把马鞍一拧，马鞍边上一条木纹错开，拿掉鞍子，从



空心的马肚里露出一件铜锈斑斑的东西。

“铜鼎！”女检查员惊奇地喊了起来。

叶永华取鼎在手，凌颜厉色地说：“福井武太郎先生，错误的贪求往往容易铸成终身的遗憾。这只你梦寐以求三十年的鼎，想不到今天却成了你的罪证。”

永吉听到叶永华道出他的真名，说出他蓄谋长久的动机，脸色骤然发青，颓然如木鸡，瘫坐在沙发上摇头叹息，眼睛露出失望的黯光。

女检查员问：“叶科长，这是怎么回事？”

叶永华注视铜鼎，愤慨地说：“这只商代的铜鼎是件国宝，六七十年来不少人为了这只鼎丢掉了性命，许多人为了它还演出了一场又一场伤天害理、辱国求荣的丑剧，而且一直演到今天……”

十一月四日叶永华接到上级公安部门电令，要他就在杭州把“商鼎案”写成一个详细的报告，提交现在杭州的正主持中央工作的首长，作为处理浙江混乱问题的参考。

夜晚，叶永华站在里西湖保俶山山麓的新新饭店四楼一个阳台上。秋月如镜新磨，美丽的西湖一览无余，明月下湖水闪着粼粼的波光，垂柳下匿坐着对对热恋的情侣，悠扬的歌声在湖面上轻轻荡漾；断桥桥洞下流水幽咽，似向人们诉说着白蛇与许仙动人的故事……叶永华面对秀美多情的西湖夜景，心情异常激动，思潮澎湃。他解开制服的风纪扣，旋身回到房中，幽窗开卷，临颖神驰，奋笔疾书着被列为一九七五年全国大案之一的“商鼎案”始末……

第二章 朱云之死

宁夏贺兰山市东起黄河之滨，西至贺兰山深处，其横向距离相当于杭州到上海的路程，但人口却只有上海两个街道那么多。

从前的贺兰山市是一片沙漠和石砾，无边的苍穹和荒漠之间，唱着忧沉民歌的牧羊人和伫立在尸骨上的鹭鹰，好象就是这里仅有的生物了。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火把点燃了深藏在贺兰山中的“乌金”，成千上万刚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军指战员，刚走出高楼深院的大学生，刚放下锄头的淳朴农民……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了这里，经过十六、七年的艰苦奋斗，一座新兴的遐迩闻名的煤炭工业城屹立在黄水高山之间。现在她虽然还在发展中，人口仅十五六万，但是她在祖国的煤炭工业中已经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了。

在贺兰山市革命委员会所在地大口子镇上有座长岗煤矿，它是棋布全市十三个煤矿中最大的一个，有职工六千多人。直插蓝天的矸石山尖顶一个接一个伸向远方，酷似埃及开罗西郊的金字塔群。几十米高的井架上天轮飞转，发出雄壮而沉重的喘息，变电所的电缆如蛛网布满全矿，塞上炙热的旋风在电线中呼啸。

一九七五年九月八日上午八时，长岗煤矿的矿灯房里跟往常一样显得特别繁忙，下夜班的矿工急着交灯洗澡，上早

班的忙着领灯下井。充电房班长邵明华老师傅一人站在窗口应付着窗外一群吵吵嚷嚷的矿工。

“喂，老邵，你快点，干了一夜肚子都饿扁了。”一个矿工把灯朝窗里一扔，伸手急着要灯牌。

“我又没有三头六臂，总得一个个来嘛。”老邵把灯插上灯架，递过灯牌，有点怨气地说。

“邵师傅，快给我灯，下井啊。”一个青年矿工把手伸进窗子扯着老邵的衣袖喊道。

老邵甩开他的手，赌气道：“你拉拉扯扯干什么，我又不是大姑娘。”

“瞧你这副胡子巴茬的模样，还想当大姑娘呢。”青年矿工不示弱地回敬了一句。

青年矿工的话惹起窗外一阵哄笑，使老邵更是气呼呼的，不过矿工间这种讽刺玩笑是常有的，一般各自都不会放在心上。这时候，相离不远的女充电工林萍放下正在修理的矿灯走了过来，轻声说：“邵师傅，让我来吧。”

当林萍出现在窗口时，那个扯袖的青年矿工突然连灯也不领愤愤走了。一个矿工在背后喊：“张强，你怎么灯也不领了？”另外几个矿工贼喳议论：“本来两人恋爱谈得崩儿巴热的，现在怎么啦？”“嗨，你不知道，林萍现在爱上书呆子朱云啦。”“嘿，朱云这小子真有艳福啊。”林萍听到议论，脸颊上飘起难以言状的红云。她镇静下来，让交灯和领灯的人分开排成两行，然后她迅速、敏捷、有秩序地收发矿灯。邵明华赞叹地看着林萍，她从小在浙江杭州长大，长得很美，今年二十七岁，身材修短适中，体形清瘦苗条，生就一副白皙而善感的脸庞，真有杜甫所说的“越女天下白”之秀。她是那样的端正，漆黑的

双眸非常柔和，一头乌黑柔软的短发披向一边，有股罗曼蒂克潇洒风度；她穿着一身自己改小腰身改瘦裤腿的薄呢防酸工作服，更显得仪态万方，秀美动人……老邵望着望着心中不由升起一股火气：这样漂亮的姑娘怎么会跟英俊的张强崩开，去爱一个仪表庸俗的朱云？他想起两月前发生的一件事，不由恨朱云恨得咬牙切齿。转而他想到朱云与林萍的恋爱，脸上掠过一丝暗笑。

八时半以后，灯房繁忙的“高峰”过去了。几个姑娘偷偷地躲到一边去打毛衣，林萍独自坐在一张长凳上翻看着一本《杜甫诗选》，看一页翻几页，好象思虑重重，心不在焉。

“林萍，来帮我在胸前打朵‘菊花’。”胖胖的顾美芝喊道。林萍走过去接过毛衣，用纤细的手指上下飞速地勾挑起来。

“打得真好，谁教的？”姑娘们瞪着眼花缭乱的指法说。

“从小我妈妈教我的。”林萍边打边说。

“难怪人家说你们南方人聪明，原来还是家传的呢！”一个姑娘说。

“什么南方人，北方人，主要还是有个好妈妈。”顾美芝固执已见地说，“你没听人讲母亲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最伟大、最崇高的人……”

“那你快当母亲吧。”一个姑娘反唇相讥的话引起一阵笑声。顾美芝使劲地捶了那姑娘一拳：“真会嘲弄人！”在姑娘们推搡打闹之际，蓦地发现林萍发呆地坐着，毛线球滚到了地上，这时大家才知道可能是关于母亲的谈笑，勾起了她的积愆。

九时十分光景，矿灯房前猝然响起一阵通通的跑步声。姑

娘们蜂拥出门，拉住一个疾跑的矿工问：“出什么事了？”“朱云死啦！”矿工的话立即在姑娘中爆起惊讶的骚乱，也纷纷跟着人们朝小山包的方向奔去。只有林萍一人发愣地站在原地不动，顾美芝扯了她一把，“你也不去看看？”林萍双眼露出惊恐的神色，“我……我……”的说不出话来，揪成疙瘩的秀眉说明她难言的心情。她用手使劲地拧着衣服下摆的一颗钮扣，忽地一转身却跑回了灯房。顾美芝看到这反常的情景，感到莫名其妙：世上哪有这样的恋人？

朱云，二十七岁，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从浙江杭州市来到宁夏永宁县农村插队下乡，一九七二年被招工到长岗煤矿。开始是采煤三队的采煤工，后来开溜子。他个子矮小，长相难看，干瘦的脸孔上两块高高的颧骨托着一副八百度的“酒瓶底”，稀疏枯燥的头发使额头显得宽大无朋，瘪瘪的嘴巴使下巴更加突兀，他叫人一看就有种未老先衰的感觉，还在念书时同学们就给起了个“OLD WOMAN”（老太婆）的绰号。朱云不仅相貌平淡，而且生性古怪，不好为群，他酷爱数学，是个十足的书蠹虫。在高中时，他连走路都在想着解习题，有一次下课上厕所，他低头苦思，不知不觉走进女厕所，竟然旁若无人地尿了起来，为此学校说他“耍流氓”，给了他一次记过处分。在下乡时，他薅草，草禾一齐拔；他套车，牛轡挂在牛肚上，什么也干不成。后来只好叫他去放驴，他把驴朝芦苇滩一赶，自己就解起微积分方程，结果驴群跑到附近的麦地里大吃特吃，为此他被生产队长掴过几顿耳光。到了矿山，他开始住在职工大楼集体宿舍，不久他嫌人多声杂没法看书，就自己掏了八十块钱，请在矿上搞副业的民工脱了土坯，在一个小山包的洼坑里孤零零地盖了一间小地窑，过着离群

索居的隐士生活。现在在这间小地窑前围满了观望的人群，采煤三队的几个工人正在维持秩序，不让好奇的人们拥进房去。

长岗煤矿的保卫科科长吴长征带着干事小王正在房里进行拍照和勘探现场：这是一间大约宽二点五米，长三点五米，不到九个平方米的小屋，屋顶是用烂坑木板架的，窗子是一块一尺见方的玻璃嵌死在土坯墙里，低矮憋气，一米八左右的人进屋，稍不注意就会碰到房皮，落下一头灰土。屋子里有一张铺板架的床，一只破皮箱——皮子已经卷起，露出衬木，大铜扣上铸刻着“五世其昌”四字，看样子起码是抗战时出的“老古董”，一张“写字台”是三块板子四根木棒钉的，上面堆满了书籍纸张和一只还剩四分之一水的大玻璃杯，破陋的陈设使人一看就知道屋子的主人肯定是个吃不开的“窝囊废”。朱云面朝里躺在床板上，没有脱衣脱鞋，双手抱着头，牙关紧咬，嘴吐白沫，手臂上出现中毒性红色皮疹，脸部因极度痛苦而扭歪，身子屈得很紧，象只油炸的青虾，看样子他在临死前有过痛苦的挣扎和剧烈的痉挛。

吴长征察看过朱云的尸体后，乘小王拍照时，环视了整个小屋，然后走到桌前翻看书籍纸张，发现一大张白纸上有一首用毛笔抄的诗，他看了一下后，仔细把它折好装进了口袋。

“科长，你看朱云这死……”小王拍完照走过来说。

吴长征思索了一下说：“可能是自杀。”

“唉，怎么无缘无故地会自杀呢？”小王费解地自问。

吴长征拍了一下他的肩头，严肃地说：“要注意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这样你对任何复杂的案情都不难作出